

温莎墓园日记

# 温莎墓园日记

木 心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心作品一辑(八种):温莎墓园日记/木心著. —2版.

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3.4

ISBN 978-7-5495-3558-3

I. ①木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  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336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
网址:www. bbtpress. com

出版人:何林夏

责任编辑:刘瑞琳

曹凌志

装帧设计:蔡立国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本册印张:7 字数:86 千字 图片:2 幅

2013 年 4 月第 2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:188.00 元(八册)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序	1
美国喜剧	1
一车十八人	11
夏明珠	17
两个小人在打架	27
S O S	39
完美的女友	43
七日之粮	49
芳芳 NO.4	57
魔 轮	71
月亮出来了	79
第一个美国朋友	91
寿 衣	105

静静下午茶	127
五更转曲	143
此岸的克利斯朵夫	155
西邻子	183
温莎墓园日记	191

# 美国喜剧

## 上午的喜剧

咖啡放在窗台上吹凉。

楼下，人行道边，兀立一女士。

戴帽，背影窈窕，腿纤长，侧首时帽檐闪露下颌、尖，口唇、薄。服式经过悉心调理：白衫白裙白袜，黑高跟鞋黑绸腰带黑皮包黑草帽，帽缀白结——我笑了一下，为了风格，宜涂黑的唇膏。

喜鹊。

至少是属于清秀的一类。站着等谁？

站的姿态看若静止，其实时时变换重心。眺望……  
难说是焦灼，是安详。

咖啡可以喝了。

喝完,又到窗前。

阳光直射着她,八月的上午,是谁这样不守时,她的耐性真不坏,为何不一怒而离去。

年龄,是年龄使她自卑而迁就了。

我习惯于从人背影推测其岁数,那么她是三十以上,不会是四十的。保养得很好,颇善修饰,鞋头有金瓣,皮包亦金扣,帽结中芯簪以金花,三种金质的成色相同,当然,取白金则更形超然。她所盼待的来者,恐怕也不致是非常之富有,除非是个骗子。

三十多岁,是受骗的年龄,自以为不像少女那样容易上当了,又心虚得认为别人已是不要她上当了。

她不在家等,到街上来,自有其隐私……

我等什么。回内房开灯工作。

近几天,气温又升高,上午阳光火辣,放窗帘——那女士又站在老地方,统体黄调子,嫩杏色的小帽,歪歪地很俏皮,还加发网,拢过前额,算半裘面纱,好手法。

这次从她的转侧间知道了她的脸,长型。

对了,脸长的人尤其爱修饰打扮,即使是男士,也是这样的。

她不漂亮,没有值得品味的特征,她可以自慰的是身材。能穿着得使人感到除了脸庞她可称是美女。

所以特别要用心于全身款式，今天的黄调子，不错，可惜头发的褐色太深，她也不笨，就此笼一层纱网，以全其飘逸——她对别人谅来也善熨恤，上了岁数的女人常以此取胜，以此弥补天然青春魅力的浅涸。

那么谁是她的情夫，每次劳她久久枯等，太无礼了。

她也太痴心，炎阳下，穿得端端正正，引颈频眺，居然还风姿绰约。

这两个人都使我生气——放下窗帘。

早餐不用咖啡，改为牛奶麦片。

她又亭亭玉立在那下面了。

一身蓝。

今年夏季干旱，八月杪的阳光，整套深蓝，吸热，她受得了？雕像似的。那男人就这样值得呆等，我也非见他不可，至少看看他开的车是什么牌儿的——那个次次迟到的究竟是什么英物，害得她如此死心塌地。

我之所以从来不事钓鱼就因毫无耐性。两次了，谁知她后来是怎样离开我窗下的。

喝了半杯麦片，忽然自问：她还在？

急趋窗口——没了，载走了，幸福了。

她站过的那一小块地面特别寂寞。



忙了半个月。工作不能由旁人顶替，最好有人代我吃喝，代我睡，代我上洗手间，抽烟不必代，自己来。

美国的九月也像中国的九月那样一雨成秋。我算忙过了这阵子，凉意中沉沉睡足八小时，启帘，阳光大射，目为之眩，久别重逢似的俯见那时装女人又好端端站在老位置上，淡灰秋装，伫立的姿态自有其范式，一望而知是她。

今天我有闲暇，非等到她的情夫出现不可。她的精心修饰着意打扮值不值得。

燃一根纸烟，对自己默许：这桩悬案今天解决。

其实此女士的性格非常老派，即使是她事事都敬业，有提前赴约的小布尔乔亚作风，也毕竟是傻的。如此盛装严装巧装奇装，眼巴巴地鹤立恭候，岂非反而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了。

来者难道是个矫健昳丽的少年——她在年龄上大大屈服了！

她蠕动，她举手，招挥，多稚气……

她朝着来者的方向奔过去……

长而且大的巴士驶近，这一段人行道全是车身的投影，她奔过去的地方是巴士站——上车。

上午九时以后，郊区巴士的班次减少，又不准时，每次难免要久等。

## 下午的喜剧

二次大战后的罗斯福夫人补充了关于自由的解释，她何尝明白自由是解释不全的。

在我十六岁时，聪明漂亮的三表哥是廿五岁，我认为他老了，有点瞧不起他。他说：

“削苹果，多削一层苹果就小一层。什么东西越削越大，削一层大一层？”

我败下阵来，只好求他讲：

“墙洞，在泥墙上挖一小洞，用刀转削，削一层，大一层。”

现在我想，“自由”，就是这样吧。如果再提一项“免于纳税的恐惧的自由”，罗斯福夫人会发愣，再提一项“免于购物付款的恐惧的自由”，可尊敬的夫人要拿起电话喊人了。所以我很平静地照章纳税，按价付款。只有两次，我——

我在郊区的高速公路上忘情地飞驰，那指针也倒得看不见了，突然一辆雪白的警车横在不远的前方，我自以为机敏地即行减速……很简单，他们有雷达波记录，彼此下车，谈也不用谈地谈了几句，三天后，我自首去了。

不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站着，是在方形的奥非司之一角，坐下，审问我的，几乎是个老人。

“先生，你开的车是大大超速了。”

“是的。我不知道美国郊区的高速公路有这种限制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

“是的。我在德国郊外开车是不受速度限制的。”

“德国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直是这样的。”

“前几天你可是在美国开车啊。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说了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超速是事实，不因你不知道美国的规定而变得不是事实了。你得罚款三十五美元，不是马克。”

我不想再为自己辩护，德国郊区行车是想像出来的，美国小吏的想像力追不上我，赶快付了三十五美元。

夜晚在酒吧和朋友谈起，大家祝贺我好运气，哪有这便宜的罚款。于是这顿晚宴全部归我付账，包括小费，总之我是大大地便宜了一场。

另一次我似乎吃了亏。

大雪天，午后，快傍晚了，从地下车站的厕所中趑出，我点了根纸烟，两个警察太空来客似的活现在左右侧，要我出示证件——警察举起簿子，瑟瑟填就一单，扯下给

我,才明白犯了违章吸烟罪。心想,与这两条汉子不必噜苏,他们也正缺乏政绩,我成全了他们吧,希望还是在警局的某小吏身上,当然我不会说德国地下车站是流行吸烟的。

过了不知几天,传票到,这次是在帝国大厦附近的一幢灰白高楼的第七层受审了。

糟的是他们行将下班,喜的是同意我延期,我逍遥法外了一个月。

是日午后我从速赶去,还是糟,戈戈小事,也要与待决的众生呆坐在长椅上谨候传呼。

有烟灰缸呢,我便光明磊落地抽烟。

浏览周围,平凡得很。男的居多,全是中年人,没有一个老的,那是老人已没有犯罪的活力了。没有一个年轻的,那是年轻人犯的罪要堂皇得多,不会落到这里来——我忽然惭愧,这种违章吸烟罪,多不景气。

从内部各个门里出来提审罪犯的法官也毫无气派,人员倒不少,缓步走到栏边,低头端详手中的纸本,轻轻叫出一则姓名,立即有人站起,上前推栏随之进去了。

使我惶惑的是叫声之轻轻,而那个罪人怎会听出叫的正是他,接连十次,都这样。

我认为轮到我时,一定听不清,而且似乎永远也轮不到了。

我突然站起,没错,是我了——那褐色套服黑框眼镜的半老头一出小门,我就感到他是来传我的,他的唤声极轻极轻,我听来竟十分清晰肯定,难怪别人都一无失误。

“请你说一下你的姓名。”法官沉浊的喉音,隔着一张棕色的写字台。

他的左唇上的雪茄已经很短,快要散裂,是涎水湿的……我报了姓名……他把雪茄捉下来撒在烟缸中,低头打了个喷嚏,赶紧说了句上流社会惯用的歉词,又喷嚏,再致歉词。

如果再连续几个喷嚏,歉意累积,我有望免于罚款了。

他捉起那小半只行将散裂的雪茄,凑唇,吐吐烟屑,决定把它撒死在烟缸里。

“先生,你曾在车站上吸烟吗?”

“我准备吸烟,警察先生就上来了。”

“那上面没有这样写。你是正在吸烟中 discovered 的。”

“他没有写详细。”

“按照你的说法,他也不必详细写了。”

“我说的是事实,我自己明白,我不怪别人不明白。”

“罚款二十五元。”

“请问,是否可以付低于此数的罚款,如果没有可能

免于罚款的话。”

“先生,这是最低的罚款了。在我手上,这个数字的罚款,今年差不多是第一次。”

“你是否觉得很高兴?”

他可爱地耸耸肩,低头填写罚款单了。

“文明”是“愚蠢的复杂化”,美国的电脑的神经末梢中已有了我的两次犯罪纪录,第三次会是什么,我的兴趣转入第三次了。

他正扯单子,缩手,捂住了半个脸,喷嚏,照例即扣一句文雅的歉词,这种旧式习惯使我有置身前半世纪上流社会的感受。然而全世界的司法机关都一样,墙面,案头,是没有装饰品的,便立刻形成严肃得冷酷的特殊气氛——这并不是等于说我是经常出入世界各国司法部门的。

请看,罗斯福夫人,我并不希望有免于罚款的恐惧的自由。

聪明的漂亮的表哥,你也请看,我落在你给我猜的洞里了。

除了现实世界,还有一个世界可以无限地享用自由,那是罗斯福夫人和我表哥未必熟悉的。

在“观念世界”中,我还该加速,而且喷烟,以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是吗,尊敬的夫人。

表哥,你说呢。

## 一车十八人

我们研究所备有二辆车，吉普、中型巴士。司机却只有李山一个。

李山已经开了三年车，前两年是个嘻嘻哈哈的小伙子，这一年来没有声音了，常见他钻在车子里瞌睡，同事间无人理会他的变化，我向他学过开车，不由得从旁略为打听，知是婚后家庭不和睦——这是老戏，恋爱而成夫妻，实际生活使人的本性暴露无遗，两块毛石头摩擦到棱角全消，然后平平庸庸过日子，白头偕老者无非是这出戏。我拍拍李山的肩：“愁什么，会好起来的，时间，忍耐一段时间，就好了。”他朝我看了一眼，眼光很暧昧，似乎是感激我的同情，似乎是认为我的话文不对题。

我渐渐发现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伟大，除了已为人评说的多重价值之外，还有一层妙谛，那就是，凡有一二百人日常相处的团体，里面就有红楼梦式的结构。我们这个



小研究所,成员一百有余两百不足,表面上平安昌盛,骨子里分崩离析,不是冤家不聚头,人人眼中有一大把钉,这种看不清摸不到边际、惶惶不可终日的状况,一直生化不已。于是个个都是脚色,天天在演戏,损人利己,不利己亦损人,因为利己的快乐不是时时可得,那么损人的快乐是时时可以得来全不费工夫的。

有时我叹苦,爱我的人劝道:“那就换个地方吧。”我问:“你那边怎么样?”“差不多,还不如你研究所人少些。”我笑道:“你调到我这边来,我调到你那边去。”——我已五次更换职业,经历了五场红楼梦,这第六场应该安命。

夏季某日上午,要去参加什么讨论会,十七个男人坐在中型巴士里等司机来,满车厢的喧哗,不时有人上下、吃喝、便溺……半小时过去,各人的私事私话似乎完了,一致转向当务之急——李山呢,昨天就知道今天送我们去开会的,即使他立刻出现,我们也要迟到了。

李山就是不来。

我会开车,但没有驾驶执照,何况这是一段山路,何况我已五次经历红楼梦,才不愿自告奋勇充焦大呢。

李山还是不来。

三三两两下车,找所长,病假。副所长,出差。回办公室冲茶抽烟,只当没有讨论会这回事。

李山来了——大伙儿弃烟丢茶,纷然登车,七嘴八舌